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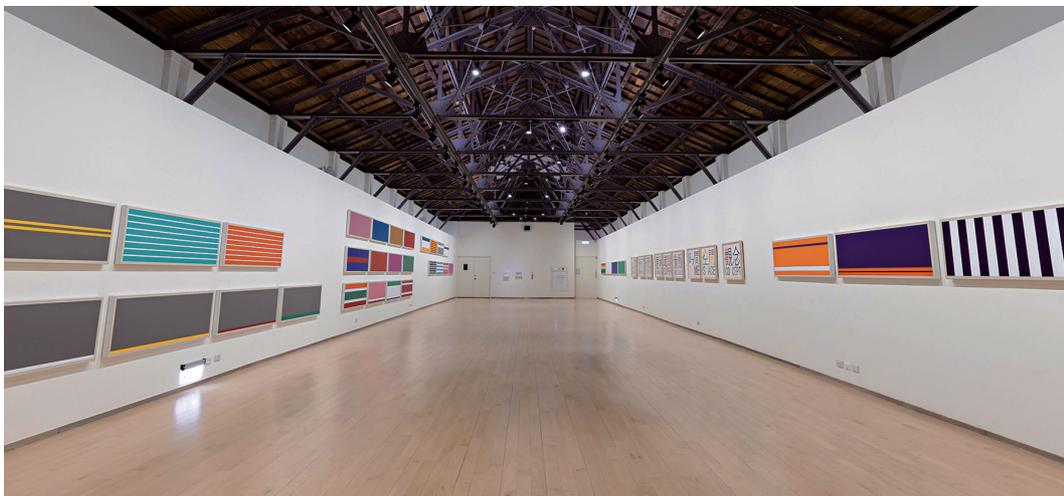
# 無所抽無所不象：藝術

陳曉朋個展「好鹿圖：無所藝術」

"HAO LU TU: WHEREFORE ART"

Chen Shiau- Peng Solo Exhibition

陳曉朋個展「好鹿圖：無所藝術」展覽現場。(攝影／簡豪江)



陳曉朋在2023年4月18日至6月25日，於嘉義市立美術館舉辦個展「好鹿圖：無所藝術」，展覽空間位於嘉義市立美術館側棟二樓的「特展廳」。「特展廳」是非常典型的白盒子空間，格局方正狹長，平整且連續的白色牆面環繞整個展間，站在入口處即可一覽無遺地環顧每件作品。這是一個沒有任何分隔與遮蔽的空間，出入口位於同扇透明玻璃門。展覽動線始於入口處的左側牆面，順時針方向環行展廳一周之後，終於入口處的右側牆面。左側的狹長牆面上懸掛著尺寸一致、長寬比皆為1:3的條碼狀橫幅抽象繪畫，右側的狹長牆面上懸掛著從左到右依序印有「心靈」、「形而下」、「形而上」、「便利」、「超級」、「量販」、「時間」、「空間」、「觀念」等彩色中英文字樣的木刻版畫。而與展場出入口遙相對望的長廊末端牆面上，則展示著兩本藝術家書。左側是RISO孔版印刷的「便利藝術」，右側是Offset平版印刷的「量販藝術」。

儘管觀眾從某幾件畫作中令人熟悉的連鎖企業商標色彩，以及「便利」、「超級」、「量販」等字眼中，似乎可以略見端倪。但面對「時間」、「空間」、「形而上」、「形而下」等令人望而生畏的宇宙論與形上學概念，卻仍讓人感到困惑。那麼，我們究竟該如何觀看這檔展覽？展場入口處左側牆面上懸掛著的「展覽介紹」與「展場圖示」，或許可以提供觀者一些「閱讀」展覽的關鍵線索。

## 藝術之圖／途

近幾年來，陳曉朋皆將其個展，命名為「X鹿圖」。此一系列展名，濫觴於「指鹿圖」（2016）、「指鹿圖II：我的台北」（2016）、「指鹿圖III：我的台北·續篇」（2017），並發展為「小鹿圖」（2020）、「大鹿圖」（2021），以至本次的「好鹿圖」（2023）。根據「展覽介紹」，「鹿圖」者，「路途」也。陳

陳曉朋「無所困無所不惑(時間、空間)」系列作品。(攝影/簡豪江)



陳曉朋「無所智無所不惠(便利、超級、量販)」系列作品。(攝影/簡豪江)



曉朋以鹿作為理想的象徵，故「鹿圖」亦「通往理想之途」。因此，從「指路途」、「小路途」、「大路途」到「好路途」，皆暗指這些年來，陳曉朋對於「通往(藝術)理想之途」的生命思索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，「途」與「圖」之間，並非只有讖語式的諧音關係。「途」之不可見的時間性，與「圖」之可見化的空間性，恰成鮮明對比。就此而言，「X鹿圖」系列展所著力者，或許正在於如何「化『途』為『圖』」。

此外，展名中之鹿字，也不只是理想的象徵。指鹿圖之「指鹿」，典出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，書中本作「謂鹿為馬」，即後世所謂趙高指鹿為馬一事。馬者名也，鹿者實也，指鹿為馬，即是以名亂實之禍。就此而言，指鹿圖之鹿，最早本來是真實的意思。小鹿圖之小鹿，諧音「曉露」，則有新鮮、活潑之意，但亦有另闢蹊徑的「小路」之意。大鹿圖之大鹿，諧音「大陸」，與作者的一趟中國鬼

城行經驗有關，但亦有棋戲佈局的「大路」之意。此外，鹿的傳統意象，也不只有理想一義，亦有純真、欲望之意，且常作為「祿」之諧音取義。就此而言，以「X鹿圖」為名的系列個展，確實可以窺見一位藝術創作者，在其藝途中對於名與實、大與小、純真的理想與欲望等歧途之間的掙扎與抉擇。

與「好鹿圖」的「無所藝術」相對照的，是「指鹿圖」的「我的台北」。後者是「有所藝術」，即陳曉朋為了踏上藝術之路途，而離鄉背井客居之所(台北)。然而，無所藝術之無所二字，既可以理解為無所不是(此「所」為代詞，解作「客體」)，也可以理解為無所不在(此「所」為名詞，解作「處所」)。因此，無所藝術既可以理解為「沒有任何東西(不)是藝術」，也可以理解為「沒有任何地方(不)是藝術」。如果後者期待的是不受藝術之所(台北)所困，前者則更期許自己不為藝術之物所役。就此而言，無所藝術所期許的，或許不再是(現代主義式的)「自由的藝術」(形容詞+名詞)，而是「自由地藝術」(副詞+動詞)。至於「自由地藝術」的主體，究竟是藝術家、藝術作品，還是藝術？對於陳曉朋而言，這個問題，或許已經隨著展題的能所雙混，而不再是個問題了。

### 空間與觀念的交錯

題解之後，讓我們將注意力再次放回展場空間。推開門扉，穿過兩側掛滿畫作的狹長廊道，最終止步於兩本書冊之前——此一空間體驗本身，讓我想起宗教建築，尤其是巴西利卡(Basilica)教堂。然而，正如「X鹿圖」對於「名／實」、「大／小」、「理／欲」之辯，此一空間配置本身，也帶有某種「聖／俗」之辯。事實上，巴西利卡在成為基督教堂的建築形式之前，本來即是作為古羅馬執政官辦公廳、法庭或集合商場來使用的大型公共建築。差別在於，作為宗教建築的巴西利卡，

陳曉朋「超級藝術」系列作品。(攝影/呂國璋)



主入口在短邊；而作為世俗建築的巴西利卡，主入口在長邊。承前所述，「好鹿圖：無所藝術」其物理空間的出入口，即透明玻璃門，位於空間中的短邊；至於「好鹿圖：無所藝術」其觀念空間的出入口，則位於空間中的長邊，也就是懸掛在入口右側牆面正中央的木刻版畫作品「超級藝術」。

如果循著臆想中的展覽動線觀看「超級藝術」，難免覺得順序有點顛三倒四。倘若再參看展場圖示中的作品編號與命名，對於「超級藝術」的展陳順序必定感到更加困惑。然而，只要試著將「無所藝術」與「超級藝術」中作品名字相重者，兩兩連成一線，便會形成以「超級藝術」的文字版畫為中心，以「無所藝術」的抽象繪畫為邊陲的輻射狀圖示。位居於「超級藝術」正中央者，正是《超級藝術IV：超級》，這件作品正對面的展牆正中央，則懸掛著《無所智無所不惠II：超級》。這兩件作品，構成了「好鹿圖：無所藝術」展場中隱形的觀念軸線，與從玻璃門出入口到「便利藝術」、「量販藝術」所構成顯明的空間軸線，垂直相交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左側牆面最靠近玻璃門出入口的第一組作品就是空間，右側牆面最靠近玻璃門出入口的第一組作品就是觀念。空間與觀念，在展場空間中構成十字交錯的這兩大軸線主題，彷彿化身為鎮守門廳的石獸，分立於出入口兩側，細心地向觀者點題。

不僅「無所藝術」與「超級藝術」之間，具有某種輻射式的對映關係；兩者和「便利藝術」與「量販藝術」之間，也具有某種涵攝式的對映關係。「便利藝術」採取經摺裝，收錄所有「無所藝術」畫作；原本四處散落在展場空間各處的「無所藝術」，出現在「便利藝術」裡時，卻一紙

連貫到底，而不可拆分。與此相反的是，「量販藝術」採取「易撕式膠裝」，收錄所有「超級藝術」版畫；原本緊密相連於展場牆面上的「超級藝術」，出現在「量販藝術」裡時，卻是輕薄可撕。然而仔細一想，「無所藝術」雖然四處散落於展場空間各處，但是其「展陳順序」卻與展場圖示所列作品順序完全一致；「超級藝術」雖然緊密相連於展場牆面上，但是其展陳順序卻與展場圖示所列作品順序錯落開來。由此可見，「無所藝術」與「超級藝術」的展陳順序，和「便利藝術」與「量販藝術」的裝幀形式，兩者之間似乎具有某種聯覺式的微妙對映關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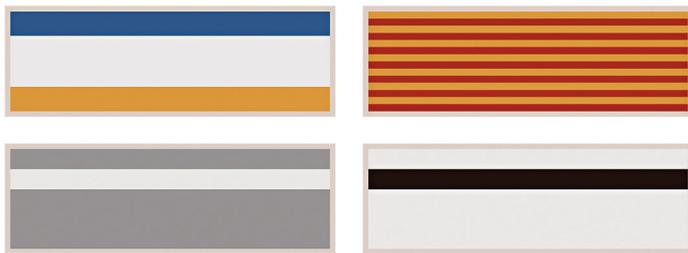
#### 曉朋函數 無所 X 無所不 Y : Z

至於貫穿「無所藝術」、「便利藝術」、「超級藝術」、「量販藝術」等四大系列的空間、時間、便利、超級、量販、形而下、形而上、心靈、觀念等九大主題，又該如何理解？關鍵線索即在「無所藝術」系列的作品名稱裡。「無所藝術」在四大系列中有一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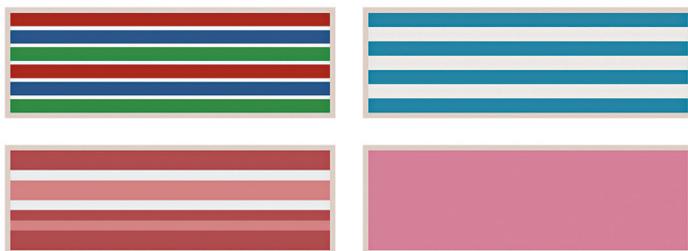


陳曉朋「超級藝術」(便利、超級、量販)系列作品。(攝影/呂國璋)

陳曉朋作品《無所戀無所不愛 I：形而上》。(攝影/陳曉朋)



陳曉朋作品《無所戀無所不愛 I：形而下》。(攝影/陳曉朋)



殊之處，即「便利藝術」、「超級藝術」、「量販藝術」三大系列下的每件作品皆以系列名稱命名，唯有「無所藝術」此一系列下的每件作品，皆不名為「無所藝術」，而是以「無所X無所不Y：Z」的方式來命名。由此可見，儘管「四大系列」看似齊平地展出，但是在本次展覽中，應以「無所藝術」系列為其重心，故而亦堪當「好鹿圖：無所藝術」之展覽副標題。

《無所困無所不惑 I：空間》、《無所困無所不惑 II：時間》，討論的是因為生活空間中的規訓而產生無困皆惑的當代時空觀：無論是斑馬線、雙黃線、泳池、跑道，或是可以停車、臨時停車、不可停車、人行道，皆讓人感到「雖無『困』限，卻感迷『惑』」。《無所智無所不惠 I：便利》、《無所智無所不惠 II：超級》、《無所智無所不惠 III：量販》討論的是因為（藝術）商品的生產和銷售模式而產生無智皆惠的當代物質觀：無論是7-11、萊爾富、全家、OK，全聯、頂好、康是美、JASONS，或是家樂福、好市多、愛買、大潤發，皆讓人感到「雖無『智』能，卻皆受『惠』」。

《無所戀無所不愛 I：形而下》、《無所戀無

所不愛 II：形而上》，討論的是因為虛擬和實體的消費經驗而產生無戀皆愛的當代欲望觀：無論是茄芷袋、藍白帆布、紅白塑膠袋、粉紅塑膠產品，或是威士卡、萬事達卡、信用卡背面 I、信用卡背面 II，皆讓人感到「雖無『戀』慕，卻皆貪『愛』」。《無所神無所不話 I：心靈》、《無所神無所不話 II：觀念》，討論的是因為意識形態而產生無神皆話的當代價值觀：無論是國民黨藍、

民進黨綠、白色力量白、多元性別彩，或是抽象畫家巴尼特·紐曼 (Barnett Newman)、彼得·哈雷 (Peter Halley)、丹尼爾·布倫 (Daniel Buren) 及「Chen Shiau-Peng」(陳曉朋之英文譯名)。《無所神無所不話 II：觀念》挪用前三位藝術家的著名畫作，並將自己的英文名字轉換成條碼，以暗喻對於一般觀眾而言已經風格化、符碼化、品牌化的抽象藝術，並幽自己與大師們一默，皆讓人感到「雖無『神』會，卻皆廢『話』」。

「無所藝術」系列的命名格式「無所X無所不Y：Z」，或許可以被視為一個函數 (Function)。由於這個函數本身，就是藝術家陳曉朋本人，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權且將其命名為「曉朋函數」(SP)，並將此函數與集合X、集合Y和集合Z之間的對應關係，表述為「SP(XY)=Z」。在「好鹿圖：無所藝術」中，我們所能掌握的集合對應關係，只有四組：(困惑，時空)、(智慧，物質)、(戀愛，欲望)、(神話，價值)。然而，儘管我並非藝術家本人，但我仍想添上一組對應，以此作為對展覽整體的觀察與思考，並權充為本文標題。這組對應，就是(抽象，藝術)。如果按照「無所藝術」系列的命名格式來書寫的話，即是：「無所抽無所不象：藝術」。